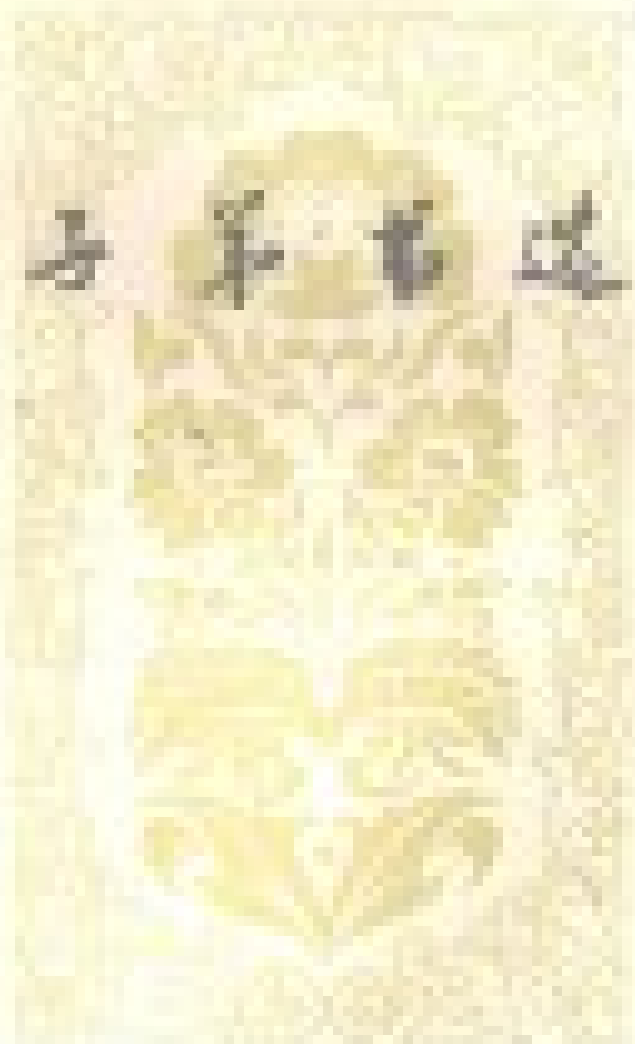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编



中国刺绣工艺史话(卷之三)

# 前 言

为了给曲艺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我们编印了这本《子弟书选》。

子弟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兴起的一种鼓曲艺术，当时是满族八旗子弟做为茶余酒后的消遣。它比一般大鼓唱的文字典雅绮丽，讲究平仄音韵，代表作家有韩小窗、罗松窗等人。曲目多取材于明清小说、戏曲和社会故事，对后来发展起来的京韵大鼓、东北大鼓颇有影响。曾盛行于北京、沈阳等地，分东城调和西城调两个流派。

这批资料都是傅惜华先生珍藏的。

这些作品都是原始资料，未作任何改动，精华与糟粕并存，仅供内部研究之用。

中国曲协辽宁分会

1979. 10. 1

# 目 录

露泪缘·····	韩小窗 ( 1 )
芙蓉诛·····	韩小窗 ( 28 )
一入荣国府·····	韩小窗 ( 53 )
宝钗代绣·····	韩小窗 ( 60 )
长坂坡·····	韩小窗 ( 62 )
白帝城·····	韩小窗 ( 66 )
徐母训子·····	韩小窗 ( 69 )
洲西坡·····	韩小窗 ( 73 )
樊金定骂城·····	韩小窗 ( 79 )
焚宫落发·····	韩小窗 ( 85 )
草诏敲牙·····	韩小窗 ( 89 )
访 贤·····	韩小窗 ( 93 )
卖刀试刀·····	韩小窗 ( 102 )
齐陈相骂·····	韩小窗 ( 107 )
百花亭·····	韩小窗 ( 110 )
得钞傲妻·····	韩小窗 ( 119 )
哭官哥·····	韩小窗 ( 124 )
下河南·····	韩小窗 ( 132 )
千金全德·····	韩小窗 ( 139 )
红梅阁·····	韩小窗 ( 154 )
悲 秋·····	韩小窗 ( 161 )
双玉听琴·····	韩小窗 ( 170 )

不垂别泪	韩小窗	( 174 )
春梅游旧家池馆	韩小窗	( 181 )
永福寺	韩小窗	( 188 )
望儿楼	韩小窗	( 196 )
青楼遗恨	韩小窗	( 202 )
忆真妃	韩小窗	( 211 )
数罗汉	韩小窗	( 213 )
游园寻梦	罗松窗	( 216 )
离魂	罗松窗	( 222 )
登楼降香	罗松窗	( 228 )
罗成托梦	罗松窗	( 239 )
秦王吊孝	罗松窗	( 247 )
红拂私奔	罗松窗	( 255 )
藏舟	罗松窗	( 266 )
鹊桥密誓	罗松窗	( 271 )
出塞	罗松窗	( 272 )
刺汤	芸窗	( 277 )
飞熊梦	芸窗	( 281 )
武陵源	芸窗	( 290 )
林和靖	芸窗	( 293 )
渔樵问答	芸窗	( 296 )
借靴	鹤侣	( 298 )
刘高手治病	鹤侣	( 305 )
党太尉	鹤侣	( 309 )
孟子见梁惠王	鹤侣	( 312 )
齐人有一妻一妾	鹤侣	( 315 )
黔之驴	鹤侣	( 317 )

柳敬亭	鹤 侣 ( 320 )
鹤侣自叹	鹤 侣 ( 323 )
侍卫论	鹤 侣 ( 326 )
老侍卫叹	鹤 侣 ( 328 )
少侍卫叹	鹤 侣 ( 331 )
疯僧治病	鹤 侣 ( 334 )
集锦书目	鹤 侣 ( 336 )
寄 信	鹤 侣 ( 339 )
凤仪亭	鹤 侣 ( 344 )
斩窦娥	竹 轩 ( 352 )
盘盒救主	竹 轩 ( 354 )
查 关	竹 轩 ( 358 )
厨子叹	竹 轩 ( 363 )
金印记	文西圆 ( 365 )
桃洞仙缘	文西圆 ( 371 )
先生叹	文西圆 ( 374 )
长随叹	文西圆 ( 376 )
出善会	文西圆 ( 378 )
为赌嗷夫	文西圆 ( 380 )
天台传	渔 村 ( 382 )
三难新郎	西 林 ( 384 )
绣荷包	沧 海 ( 392 )
背娃入府	葛 堂 ( 396 )
碧玉将军	二 酉 ( 401 )
挡 曹	煦 园 ( 407 )
游亭入馆	煦 园 ( 410 )
劝票 嗷夫	恒兰谷 ( 412 )

烟花楼	张松圃	(414)
锦水祠	哈溪钓叟	(421)
遣晴雯	蕉窗	(423)
弦杖图	洗俗斋	(428)
续骂城	古香轩	(431)
穷酸叹	河西隐士	(433)
负心恨	金永恩	(436)

# 露 泪 缘

韩小窗

## 第一回

### 【诗篇】

孟春岁转艳阳天，  
甘雨和风大有年。  
银幡彩胜迎人目，  
火树星桥庆上元。  
访名园草木迴春色，  
赏花灯人月庆双圆。  
冷清清梅花只作林家配，  
不向那金谷繁华结热缘。  
薄命红颜林黛玉，  
她本是绛珠仙草降临凡，  
生在那灵河岸上无人管，  
多亏了神瑛侍者用心专。  
每日把甘露琼浆亲灌溉，  
才能够修炼成形做女仙。  
只因为侍者深恩未图报，  
心儿中耿耿难忘这段缘。  
恰遇着神瑛侍者该出世，  
托生在贾府做了儿男。  
绛珠仙女尘心动，

早来到警幻仙宫法座前，  
说我受了侍者洪恩天样重，  
愿托生美女去填还，  
要将我常流不断的痴心泪。  
补报他甘露滋培几万年。  
托生在林府做了小姐，  
和宝玉中表姻亲骨肉连，  
从小儿椿萱早丧无依靠，  
寄居在母舅家中倒也相安。  
贾母心疼外孙女，  
爱惜如珍在掌上悬，  
叫他和表兄宝玉同居住，  
他两个寸步儿不离在一处玩。  
后又来了宝钗薛氏诸姊妹，  
再添上史湘云与邢岫烟，  
连自家迎春姊妹人三个，  
又有那李纹李绮随着李纨。  
自从宝玉搬到花园住，  
众人各占了一所好庭轩。  
苍天有意怜才女，  
把一群国色天姿都聚在大观园，  
兴起了海棠诗社轮流会，



美景良辰乐事全。  
这宝玉女孩儿队里偏和气，  
就是那婢子丛中也耐烦，  
虽然和众人情意好，  
和黛玉相亲相敬更相怜。  
但只是天生左性终难改，  
一会儿多情一会儿难缠。  
那黛玉性又孤高面又冷，  
心又多疑话又尖，  
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渐渐得形容瘦损病恹恹。  
宝玉为失了通灵玉，  
自言自语像是疯颠，  
贾母又把他搬到上房去，  
要替他冲喜除灾把婚事完。  
想黛玉虽然有才又有貌，  
只怕她福分轻微身子单，  
不及宝钗行事好，  
向姨妈当面求亲礼数全。  
选定了良辰并吉日，  
佳期不远就在眼前。  
花氏袭人是宝玉的妾，  
心地明白见事儿宽，  
见宝玉定下这亲事，  
老大地担惊心里为难，  
没奈何才向王氏夫人禀，  
说求太太恕我狂愚才敢进言，

太太看宝玉到底和谁好？  
薛姑娘林姑娘谁和他更有缘？  
夫人笑说我哪里知道，  
袭人说事到如今也不敢瞒，  
他与林姑娘不是寻常好，  
两个人合意同心这几年，  
口里不说心里都有，  
是二爷拿定的姻缘并蒂莲。  
我是他贴身伏侍的家生女，  
有甚么参不透的巧机关？  
恐怕他事不随心添了病，  
天大的干系教我怎么担！  
王夫人当下也没主意，  
回明了贾母更心烦，  
忙请了当家凤姐来商议，  
到底是她巧变灵机不费难，  
定下了一条换斗移星计，  
趁宝玉病体痴迷正好瞒，  
此时只说是娶黛玉，  
到临时盖头遮住美红颜，  
照常拜堂与合卺，  
还要借林妹妹的丫环是紫鹃，  
用她把新人搀扶定，  
宝玉认得是她屋里的大丫环，  
只要一时将他哄过，  
扶入罗帏两团圆，  
从不见销金帐里变了卦，

鸳鸯枕上又起波澜。  
况薛妹姿容不在林妹下，  
他两个向来情意也缠绵。  
他再要往死里追求这件事，  
只说是老爷定下的姻亲谁敢拦？  
看来只有这一着稳，  
包管你好事圆成不会翻。  
贾母点头说是很好，  
风丫头诡计可瞒天，  
就依她方法儿办了去，  
但只是不可泄漏这机关。  
快分咐各房侍女丫环辈，  
叫他们把薛字儿体提要谨言。

## 第二回

### 【诗篇】

仲春冰化水生波，  
节届花朝天气和。  
轻暖轻寒时序好，  
乍晴乍雨赏心多。  
杏花村里寻芳语，  
好鸟枝头送雅歌。  
怪只怪青青柳条儿偏多事，  
无端的泄漏春光可奈何。  
林黛玉痴心妄想成连理，  
风闻的话语不甚明白，  
不好在人前明打听，

只落得腹中辗转暗掂掇。  
想我与宝玉同居这几载，  
相待的情儿也不薄，  
任凭我冷言冷语全不恼，  
我越挑嗤他越柔和，  
必是前生种下的良缘分，  
这段姻缘定是无挪。  
但不知舅舅舅母肯不肯，  
老祖宗心下更如何？  
既是疼他的心太盛，  
自然要碰着他心儿叫他快活。  
左思右想拿不定，  
万转千回怎捉摸，  
倒不如访寻姐妹闲谈叙，  
还可以解散幽怀驱睡魔。  
独自一个出了潇湘馆，  
小脚儿步步行来莲瓣托，  
转过了沁芳亭又到了红香圃，  
忽听得哭声隐隐在山坡，  
遥望见一个女孩儿在坡上坐，  
嚎啕痛哭泪雨儿滂沱。  
走进跟前仔细看，  
面貌形容仿佛认得，  
这不是老太太房中傻大姐，  
生来心性蠢而拙，  
为着何事在此哭叫，  
就理情由叫我摸不着。

忙问道丫头你哭因何事？  
有甚么冤屈你对着我说。  
莫不是主子生气要责罚你，  
莫不是大丫头们把你挫磨？  
那丫头傻头傻脑全不理，  
说人家委曲你怎么晓得？  
林黛玉又是可怜又是好笑，  
说快快明言我替你撕罗。  
傻大姐这才举目抬头看。  
认得是林家姑娘才住了数落，  
说姑娘呀你说叫人气不气，  
这样儿冤枉怎么忍得？  
黛玉着急说你直说罢，  
不必唠叨又转弯抹角。  
大姐说方才我是无心话，  
和那些姐姐们唠闲嗑，  
我姐姐不犯就打我，  
巴掌抡圆在脸上搁，  
打得我火星直爆金花滚，  
到如今还是嘴巴子上生疼不敢  
摸。  
黛玉说你这丫头真是傻，  
到底是为甚事情总不明白、  
还只管冬瓜茄子胡拉扯，  
呕得我心烦谁和你耐磨？  
大姐说方才也不为别的事，  
为的是二爷亲事起风波。

黛玉闻言吓了一跳，  
连忙问二爷的亲事怎么着？  
大姐说我说薛大姑娘常叫惯，  
过了门再叫姑娘使不得，  
我姐姐听见就打我，  
还骂我多嘴混嚼舌。  
傻大姐言词还未了，  
把一个林黛玉登时着了魔。  
又问道此事你听见是谁讲？  
多咱的日子谁是媒婆？  
大姐说老太太自去求亲事，  
亲上做亲何用媒妁。  
看定了出月初三一准娶，  
前日个过礼行茶还有大果盒。  
收拾的洞房真好看，  
画阁天宫景致多，  
我前日跟了他们去逛逛，  
见了个世面心里快活。  
到那时我带姑娘去瞧热闹，  
听得说还有南来的小伴婆。  
但只是哪个爷们不要媳妇，  
哪个姑娘不出阁？  
忽喇巴儿地不许人提一句，  
弄鬼装神不知为甚么。  
林黛玉听得一句怔一句，  
霎时间魄散魂飞气要脱，  
闷沉沉闭口无言咕嘟了嘴，

喘吁吁怒气填胸噎项脖，  
怔呵呵面上黧青无了颜色，  
扑腾腾心中乱跳颤哆嗦，  
直钩钩两眼无光天地暗，  
闹烘烘两耳生风打旋磨，  
恶狠狠满腔怨气高千丈，  
软胎胎一捻身躯往下坠，  
恰便似一声霹雳真魂丧，  
恰像是万箭攒心把肉割！  
一天好事成了画饼，  
几载幽怀付与南柯，  
同林的鸟儿被风吹散，  
比目的鱼儿叫浪打脱，  
傻大姐全没个眼色观风势，  
她还要絮絮叨叨把委曲说，  
黛玉哪里还听见她说话，  
一转香躯把莲步儿挪。

### 第三回

#### 【诗篇】

季春和煦正良时，  
万卉芬芳斗艳奇。  
溱洧采兰传郑女，  
山阴修楔羨羲之。  
神女生涯原是梦，  
情人爱慕总成痴。  
桃花流水依然在，

倒只怕刘阮重来路已迷。  
林黛玉无心中听见焦心的话，  
万种的柔肠也没处提。  
一心只要寻宝玉，  
也不觉自己是病身躯，  
莲步如飞走得更快，  
那里管苍苔滑倒路高低。  
恰遇着紫鹃正把姑娘找，  
遥见她只身独自苦奔驰，  
体态形容真诧异，  
神色张皇行步急，  
往常间轻盈弱体娇无力，  
还要我搀扶才把莲步儿移。  
此时要往何方去，  
这样张皇委实奇！  
忙唤道姑娘站住我来了，  
慢慢走仔细提防地下泥！  
这黛玉一点真魂离了窍，  
任凭她叫唤总不知，  
一直扑到上房去，  
紫鹃姐连忙赶上喘吁吁，  
说姑娘呀甚么事情这等要紧？  
也不怕劳碌了身子又生疾。  
谁知她不见不闻如同木偶，  
全然不理走进了门闾。  
正逢贾母睡晌觉，  
两廊下一群小姐都是顽皮，

站起低声说姑娘来了，  
老太太方才躺下没多时。  
林黛玉哪有心情问闲事，  
直奔到宝玉的房屋进了卧室。  
此时宝玉将才睡起，  
花袭人在旁边伺候把玉手携，  
见黛玉猛然掀帘进屋内，  
神情恍惚不似平时，  
忙让道姑娘请进房里坐，  
二爷方才正把你提。  
紫鹃在背后忙摆手，  
花袭人心中辗转费寻思，  
不知道这般做作何缘故，  
又不便言细问虚实。  
见黛玉嘿嘿无言坐在椅上，  
眼瞧着宝玉气长吁，  
只说道宝玉你为甚么病？  
宝玉说为的是林姑娘谁不知。  
这一个无精打采只发愣，  
那一个似醉如痴笑嘻嘻，  
对坐了半日默无一语，  
恰像似木雕泥塑两神祇。  
惊坏了旁边双侍女，  
两个人摸头不着暗着急，  
再若是停留半刻不走散，  
还怕他说出不好听的乱言词。  
袭人说今日外边天气冷，

我看你姑娘身上未添衣，  
倘若是受了风寒添病症，  
少不得服药又延医。  
妹妹你不如服侍她回房去，  
也让他养养精神好好地将息；  
要不是我就和你同送去，  
怕二爷时常呼唤不敢轻离。  
紫鹃姐点头会意说很是，  
从早至今何曾进饮食。  
姑娘呀咱俩回去罢！  
这时候你也该午睡养神思。  
这黛玉目不转睛看宝玉，  
也不寒温也不告辞。  
那宝玉也不相留也不相送，  
真成了一对痴人共着迷。  
出了门姑娘在前丫环在后，  
脚不点地尚嫌迟，  
一直赶到潇湘馆，  
紫鹃说勾了也有到家时，  
一句话提醒了林黛玉，  
真魂归舍定了神思，  
一跤跌在台阶上，  
哇地一声口吐鲜红血染墀！  
粉脸焦黄没了人色，  
柳腰歪倒软了四肢，  
神志儿昏昏闭了双目，  
游气儿刚刚剩下了一缕。

紫鹃慌道这是怎样了？  
我那般苦劝总不依，  
必要到这步田地方才罢，  
想必是使尽了精神血气虚。  
伸双手要把玉体搀扶起，  
怎奈我骨软筋酥力不支，  
更兼她软瘫热化全不动，  
手指着心头一步儿也难移。  
忙唤了雪雁同来搀扶定，  
慢慢地轻挪进了内室，  
掀开了锦被放好了绣枕，  
牙床上睡倒了病西施。  
则见她无语低头惟落泪，  
精神怯弱费支持。  
叫着她不应问着她不理，  
又像明白又像是痴。  
紫鹃说人参煎好接接气，  
雪雁说粥儿熬香醒醒脾！  
黛玉摇头说全不用，  
从今后服药煎参总莫提。

#### 第四回

##### 【诗篇】

孟夏园林草木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  
佛诞繁华香火盛，  
名园富贵牡丹芳。  
梅雨怕沾新绣袜，

踏花归去马蹄香。  
就只是开到荼糜花事了，  
玉楼人对景伤情暗断肠。  
黛玉回到潇湘馆，  
一病恹恹不起床。  
药儿也不服参儿也不用，  
饭儿不进粥儿也不尝。  
白日里神魂颠倒偏思睡，  
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漏长，  
有时节五内如焚浑身热，  
有时节冷汗粘煎又怕凉，  
瘦得个柳腰儿无一把，  
病得个杏脸儿更焦黄，  
咳嗽不断莺声儿哑，  
娇喘难停粉鼻儿张，  
樱唇儿绽裂成了白纸，  
珠泪儿干枯塌了眼眶，  
孽病儿那堪连日的害，  
怯身儿怎禁不时的伤。  
自知道病身儿支不住，  
小命儿活在人间也不久长，  
暗想道自古红颜多薄命，  
谁似我伶仃孤苦更堪伤，  
才离襁褓就遭不幸，  
椿萱见背弃了高堂，  
既无兄弟又无姊妹，  
只剩下一个孤鬼儿受凄凉。

可怜我不出闺门一弱女，  
奔走了多少天涯道路长，  
到京中舅舅家中留住下，  
常言道受恩深处便为乡。  
虽然是骨肉至亲身有靠，  
究竟是寄人篱下气难扬，  
老太太虽然疼爱我，  
细微曲折怎得周详。  
况老人家精神短少儿孙众，  
哪里敢撒宠恃娇像自己的娘？  
舅舅舅母不管事，  
宾客相待也只平常。  
凤姐诸事想得到，  
也只是碍不过脸儿外面儿光。  
大嫂子为人正直无偏向，  
改不了好好先生道学腔。  
园中姊妹虽相好，  
怕的是人多口杂惹饥荒，  
丫头婆子更难打交道，  
饶是那样的谦和还说是狂。  
自存身分才免人轻贱，  
使碎心机才保得安康。  
终日里随班唱喏胡厮混，  
还不知叶落归根是哪厢？  
这叫做在人檐下随人便，  
只落得自己酸甘自己尝。  
更有那表兄宝玉常亲近，

他和我自小儿同居在二房，  
耳鬓厮磨不离半步，  
如影随形总是一双。  
虽是他情性偏僻拿不定，  
那些个软款温柔尽在行，  
世间哪里寻这样风流种，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我和他年庚相仿大我一岁，  
就是评才论貌也相当，  
口里虽然不曾说破，  
暗中会意各自参详。  
他也曾借古言今把衷肠露，  
他也曾参悟机锋把哑谜藏。  
我几番变脸生嗔拿话堵，  
他还是悦色和容总照常。  
我因是一点芳心注定他身上，  
满拟着地久共天长，  
谁想他魔病迷心失了本性，  
事到临头没了主张。  
听了那傻大姐一番话，  
分明把一团火热化做冰凉，  
可怜我几载幽情成逝水，  
一场痴梦付黄粱。  
欲待要和他亲质证，  
女孩家最重的廉耻与纲常，  
况他那病魔病体痴呆样，  
哪能辨皂白共青黄。

事已至此不能回挽，  
倒惹得旁人话短长。  
宝姐姐素日空说和我好，  
谁知是催命鬼又是恶魔王！  
她如今鸳鸯夜月销金帐，  
我如今孤雁秋风冷夕阳。  
她如今名花并蒂栽瑶圃，  
我如今嫩蕊含苞委道旁。  
她如今鱼水和同联比目，  
我如今珠泣蛟绡泪万行。  
她如今穿花蛱蝶随风舞，  
我如今绕砌虫吟怕夜长。  
难为她自负贤良夸德行，  
生生的占了我好鸾凰，  
有何面目重相见，  
命不如人还逞甚么强？  
罢罢罢我也不必胡埋怨，  
总让她庸庸福厚才配才郎，  
细想奴家惟有一死，  
填完了前生孽债也该当。  
林黛玉无眠一夜思量遍，  
似这般万绪千条怎不断肠？

## 第五回

### 【诗篇】

仲夏熏风入舜琴，  
女儿节气是良辰。  
忘忧萱草宜男佩，

如火榴花照眼新。  
青青艾叶悬朱户，  
袅袅灵符插鬓云。  
汨罗江屈原冤魄凭谁吊，  
空留下天问离骚与后人。  
黛玉病体看看重，  
紫鹃服侍甚殷勤，  
也明知心病须将心药治，  
又不敢明言教她动嗔。  
一旁侍立低声儿劝，  
说姑娘呵自从得病到而今，  
精神渐短身躯渐瘦，  
这些时水米何曾到嘴唇，  
愁眉泪眼哭不够，  
就是那铁石为人怎样禁？  
你不信自拿镜子照照看，  
模样儿竟比当初另是个人。  
又不知病根儿从何处起，  
断不是暑湿风寒外面侵。  
自家的心事谁知道，  
问着你半句全无只是出神。  
黛玉说我并没有关心事，  
多应是年月逢灾恶煞临，  
日深一日哪里还望好，  
听天由命捱过光阴，  
活在世间也无趣味，  
倒不如眼中不见耳无闻。



紫鹃说姑娘说得甚么话？  
你别要信口开合呕死人，  
老祖宗何等疼爱你？  
看你如同掌上珍。  
若是有一差两错意外的事，  
却叫她白发高年怎样禁。  
一家哥嫂和姊妹，  
哪个不为你张罗费尽心。  
更是那二爷宝玉着忽得很，  
每日个请安问好不离门。  
黛玉她听见提宝玉，  
由不得兜上心来把脸一沉，  
说这些人儿都不必提起，  
谁是我知疼着热的亲？  
紫鹃说姑娘不可太执性，  
自己的身子值千金。  
况且林门又无后，  
留下你还是血脉相连嫡派人，  
万事皆轻一身为重，  
姑娘呵你原是读书识字人。  
黛玉说你再休提起书和字，  
这件东西最误人。  
念了书就生出魔障，  
认了字便惹动情根。  
古人说穷乃工诗原不错，  
又道是书能解闷未必真。  
悔当初不该从师学句读，

念甚么唐诗讲甚么汉文？  
想幼时诸子百家都曾念过，  
诗词歌赋也费尽苦心。  
诗与书竟做了闺中伴，  
笔和墨都成了骨肉亲。  
又谁知高才不遇怜才客，  
诗魔反被病魔侵。  
倒不如一丁不识的庸庸女，  
她偏要凤冠霞帔做夫人。  
细思量总是不学的好，  
文章误我我误青春。  
既不能玉堂金马登高第，  
又不曾流水高山遇赏音。  
女孩儿笔迹怎教男儿见，  
倒没的惹得旁人启笑唇，  
不如将它销毁尽，  
把一片刻骨镂心化作尘。  
一卷诗稿在书案上，  
教紫鹃取来在枕边存，  
勉强挣扎将身坐起，  
细细地翻开墨迹新，  
一篇篇锦心绣口留香气，  
一字字怨柳愁花渍泪痕。  
这是我一生心血结成字，  
对了这墨点乌丝怎不断魂？  
曾记得柳絮填词夸俊逸，  
曾记得海棠起社斗清新，